

Leo Tolstoy



列夫·托尔斯泰文集

第五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47.2712
301

列夫·托尔斯泰文集

第五卷

战争与和平

(一)

刘辽逸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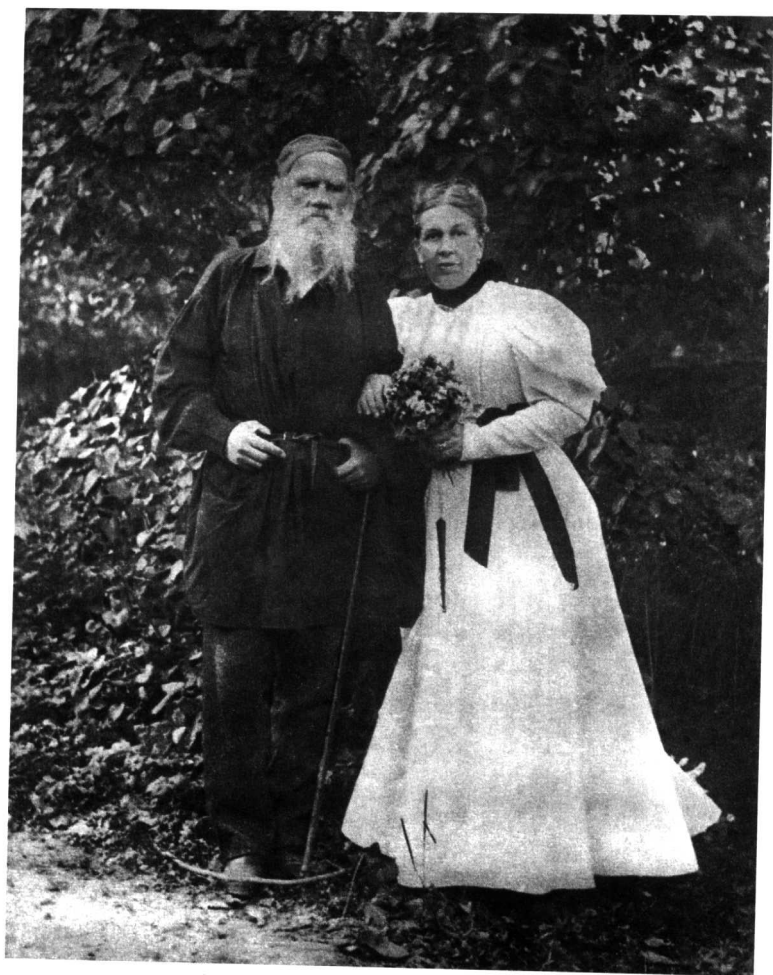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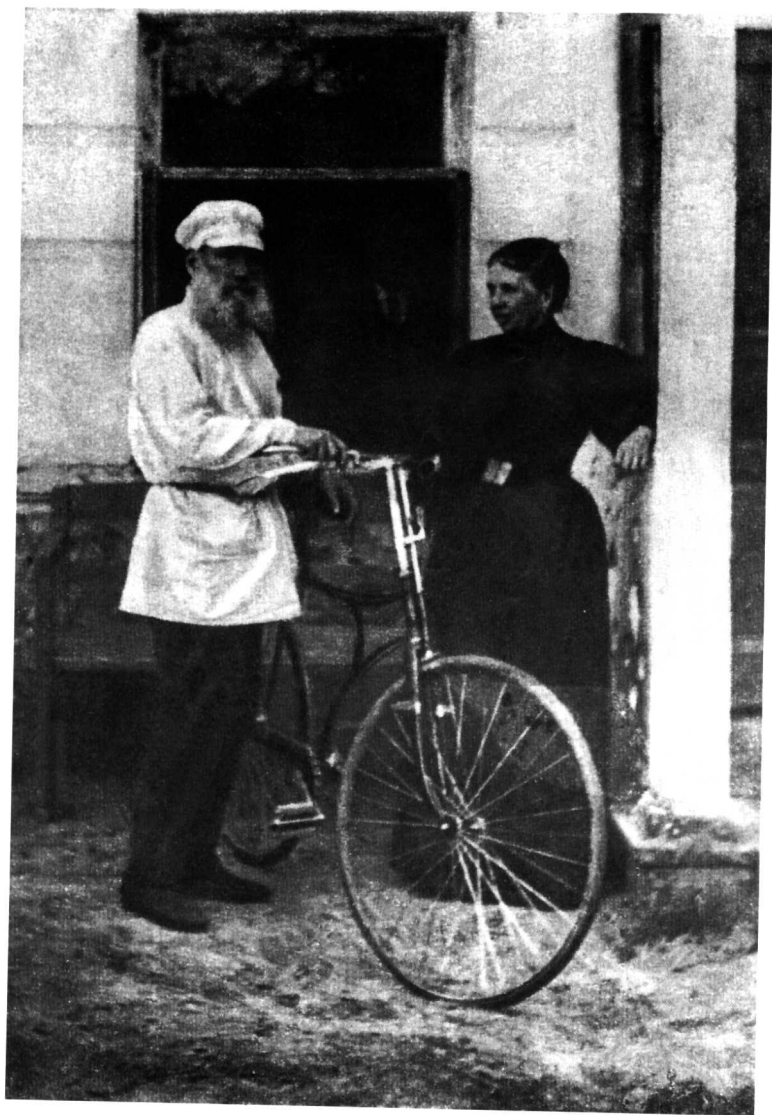
605.5



列夫·托尔斯泰（1861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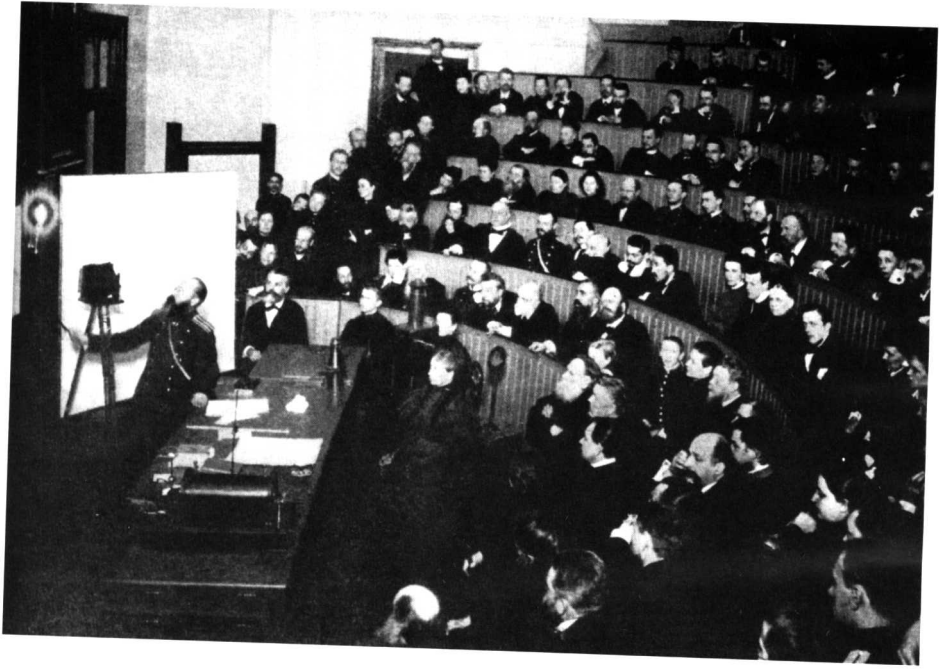
列夫·托尔斯泰与索菲娅·托尔斯泰娅结婚三十四周年纪念照（1896年）



列夫·托尔斯泰骑车外出（1895年）



列夫·托尔斯泰在亲人、朋友及法国客人中间（1896年）



列夫·托尔斯泰在莫斯科大学听讲座（1896年）

第 一 册

第 一 部

—

“好啊，公爵，热那亚和卢加成为波拿巴家的领地了。不过我要预先告诉您，如果您还对我说我们没有战争，如果您还袒护这个敌基督(是的，我认为他是敌基督)的一切卑劣行为和他造成的一切惨祸，那么我就不再理您了，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，不再是，像您所说的，我的忠实奴仆了。^① 哦，您好，您好。我看得出，我把您吓坏了，坐下来谈谈吧。”

一八〇五年七月，大名鼎鼎的安娜·帕夫洛夫娜·舍列尔——玛丽亚·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亲信，在迎接第一个来赴晚会的达官要人瓦西里公爵时这样说。安娜·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好几天，如她所说，她患的是流行性感_冒(流行性感_冒在当时是新名词，还很少有人使用)。请帖是当天早晨由穿红制服的听差送出的，内容全都一样：

伯爵(或公爵)，如果您心目中尚无更好的消遣，如果与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共度一个晚间尚不致使您太害怕，请于今晚七至十时惠临舍下，将无任欢迎。安娜·舍列尔。

“我的天，好厉害的进攻！”进来的公爵答道，并不为这样的

^① 原文为法语。以下在本书中出现的楷体字，凡是在原著中为法语者，一律不再加注。

接待露出丝毫的窘态。他穿着绣花朝服、长统袜和半高统鞋，胸前佩着几枚明星勋章，扁平的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。

他操着一口优雅的法语，这是我们先辈不仅用来说话而且用来思考的那种优雅的法语，而语调又是那么文静，那么具有长者之风，那是只有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和宫廷的重要人物才会有腔调。他走到安娜·帕夫洛夫娜面前，俯下他那洒了香水的光亮的秃头，吻了吻她的手，就怡然自得地坐到沙发上。

“您先告诉我，您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？好让我宽宽心，”他没有改变腔调，说，从他彬彬有礼、体贴关怀的腔调中，透露出淡漠甚至嘲笑的意味。

“精神受折磨，身体怎么会好呢？……我们这年头，稍有感情的人，又怎能心安理得？”安娜·帕夫洛夫娜说。“您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这里，好吗？”

“那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呢？今天是星期三。我得到那里去一下，”公爵说。“我女儿就要来接我，陪我一同去。”

“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。说真的，所有这些招待会啦，焰火啦，都叫人腻烦死了。”

“如果他们知道了您的心意，招待会就会取消的，”公爵说，他像一挂上足了弦的钟，习惯地说出连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相信的话。

“不要折磨我了。告诉我，对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作了什么决定？您全都知道。”

“怎么对您说呢？”公爵说，他的语调冰冷而且乏味。“作了什么决定？他们决定：波拿巴既然破釜沉舟，看来我们也只得背水一战了。”

瓦西里老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懒洋洋的，像演员背旧台词似的。而安娜·帕夫洛夫娜·舍列尔则相反，别看她已经是四十岁的人，却生气勃勃，容易激动。

她为人热情,使她赢得了社会地位。她有时甚至不愿这样做,但为了不负熟人们的期望,她还是做了热心人。安娜·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含着微笑,这虽然和她那姿色已衰的面容不相称,但就像娇惯的孩子一样,表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小小的缺点,可是她不愿,也不能,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改正。

在谈论政治事件中间,安娜·帕夫洛夫娜激昂起来。

“哎呀,再别对我提奥地利了!也许我什么都不懂,但是奥地利从来不愿意,现在也不愿意打仗。它把我们出卖了。只有俄罗斯才应当是欧洲的救星。我们的恩主知道他的崇高使命,并且忠于他的使命。这就是我唯一相信的。我们至善至美的皇帝将担负起世界上最伟大的任务,他是那么德高望重,那么善良,上帝是不会见弃这样的人的,他一定能完成他的使命——镇压革命这个怪物,现在有这个凶手和恶棍做革命的代表,革命就变得更加可怕了。只有我们才应当讨还殉难者的血债。我们还能指望谁呢,我问您?……浑身商人气味的英国不理解、也不能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精神是多么伟大。英国拒绝退出马耳他。它想看出、想寻找我们行动的用意何在。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些什么呢?……什么也没说。他们不理解、也不能理解我们皇上的自我牺牲精神,我们皇上一点不为自己着想,他只想为全世界谋福利。可是他们答应了什么呢?什么都没有答应。就是答应了什么,也不会兑现的!普鲁士已经公开说,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,全欧洲都没办法对付他……不论是哈登贝格^①的

① 卡尔·奥古斯特·哈登贝格(1750—1822),普鲁士政治活动家。一八一〇至一八二二年任总理大臣。他为巩固普鲁士君主制度,于一八一〇至一八一三年实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,允许农民在极苛刻的条件下赎买封建徭役,取消行会限制等。他曾代表普鲁士出席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,以后几年中执行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。

话，还是豪格维茨^①的话，我连一个字也不相信。这个普鲁士的臭名昭著的中立，只不过是陷阱。我只相信上帝和我们的仁慈君主的至上命运。他一定能拯救欧洲！……”她突然停住了，对自己的急躁露出讥讽的微笑。

“我想，”公爵微笑着说，“如果不是派我们亲爱的温岑格罗德去，而是派您去，您一定会强迫普鲁士国王同意的。您的口才太好了。您给我一杯茶，好吗？”

“马上就来。顺便提一句，”她又平静下来说，“今天我这里要来两位非常有趣的人物，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，通过罗昂家的关系，他与蒙莫朗西是亲戚，法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。他是一个很好的流亡者，真正名副其实的流亡者，另一位是莫里约神甫；您认识这位聪明绝顶的人物吗？皇帝已经接见过他了。您听说了吗？”

“啊！能见到他们，我非常高兴，”公爵说。“请您告诉我，”他接着说，仿佛他偶然想起一件事，并且特别漫不经心地提起它，而实际上，他所要问的问题，正是他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。“听说居孀的太后想委任丰克男爵担任驻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，是真的吗？这个男爵似乎是个毫无可取的人。”瓦西里公爵想给他的儿子谋到这个差事，可是别人却想通过玛丽亚·费奥多罗夫娜替男爵弄到这个位置。

安娜·帕夫洛夫娜几乎闭起眼睛，表示不论是她或者任何人，都不能评论太后愿意做的或者喜欢做的事。

“丰克男爵是太后的妹妹举荐给太后的。”她只是用哀愁而淡漠的声调说了这么一句。安娜·帕夫洛夫娜一提起太后，脸上就忽然现出无限的忠诚和由衷的敬意，同时还融和着每次谈起

^① 豪格维茨当时任普鲁士外交大臣。

她这位至高的保护者就流露出的哀愁。她说，太后陛下对丰克男爵很器重，于是她的目光又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。

公爵冷淡地沉默了。安娜·帕夫洛夫娜凭她特有的宫廷的和女人的圆滑和灵通，想一面指摘公爵，因为他竟敢批评那个被举荐给太后的人，一面又安慰他。

“顺便谈谈您的家事吧，”她说，“您可知道，自从您的女儿露面以来，整个社交界都为她倾倒。大家都认为她是个绝色的美人。”

公爵鞠了一躬，表示敬意和感激。

“我常常想，”安娜·帕夫洛夫娜沉默片刻又接着说，并且向他移近些，对他亲切地微笑，似乎表示政治和社交的谈话已经结束，现在可以谈谈心了，“我常常想，生活中有时幸福分配得不公平。凭什么您命中就该有这么两个好孩子（除去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，我不喜欢他），”她把眉毛一挑，不容置辩地插了一句，“为什么赐给您这么可爱的两个孩子呢？可是您，说真的，就是不赏识他们，所以您不配有这样的子女。”

于是她兴致勃勃地微微一笑。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拉法特^①准会说我没有父爱的骨相。”公爵说。

“别开玩笑。我想和您说正经的。您知道，我不满意您的小儿子。这话只可在您我之间谈谈（她脸上又露出哀愁的表情），有人在太后面前提到他，并且为您惋惜……”

公爵没有回答，但是她沉默着，意味深长地望着他，等待回答。瓦西里公爵皱了皱眉头。

“我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终于说。“您是知道的，为了他们的

^① 拉法特：疑指瑞士作家 Johann Caspar Lavater(1741—1801)。

教育，一个当父亲的所能做的，我都做到了，可是结果却造就出一对傻瓜。伊波利特这个傻瓜至少还安分，而阿纳托利可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小子了。这就是他们俩唯一不同的地方，”他比平时更不自然，更兴奋地微笑说，笑的时候嘴边打成皱纹，特别显出出人意外的粗俗和讨厌。

“为什么这些孩子偏偏赐给您这样的人家？如果您不做父亲，我就没有什么可责备您的了，”安娜·帕夫洛夫娜说，她沉思地抬起眼睛。

“我是您的忠实奴仆，我只能向您一个人承认。我的孩子是我的负担。该我背这副十字架。我是这样给自己解释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？……”他不言语了，摆出对残酷命运无可奈何的架势。

安娜·帕夫洛夫娜沉思着。

“您从来没有想过给您那放荡的儿子阿纳托利娶亲吗？据说，”她说，“老姑娘都有说媒的癖好。我还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个毛病，但是我心目中有一个姑娘，她陪伴着老父亲，生活很不幸，就是博尔孔斯卡娅，我们的亲戚，一位公爵小姐。”瓦西里公爵虽然具有上流社会人士特有的敏捷的悟性和记性，对她的话他只是晃晃脑袋表示可以考虑，但没有答复。

“您可知道，这个阿纳托利每年要花费我四万卢布，”他说，看样子他无力克制他那忧愁的思绪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照这样下去，五年后会怎么样啊？这就是做父亲的好处。您那位公爵小姐，她有钱吗？”

“她父亲很有钱，也很吝啬。他住在乡下。您知道，这位有名的博尔孔斯基公爵还在先帝在世时就退伍了，绰号叫‘普鲁士王’。他人聪明极了，就是乖僻，而且难处。可怜的小姐非常不幸。她有个哥哥，是库图佐夫的副官，不久前才娶了丽莎·梅南，

他今天要到我这里来。”

“听我说，亲爱的安内特，”公爵说，他突然抓住对方的手，并且不知为什么向下拉了拉。“替我安排这件事，我永远是您的最忠实的奴仆（像我的管家在报告中所写的）。她门第好，又有钱。这就是我所需要的。”

于是，他用他那特有的亲昵而优雅的潇洒动作拿起女官的手吻了吻，然后，他靠到圈椅上握着女官的手摇了摇，而眼睛却望着别的地方。

“等一等，”安娜·帕夫洛夫娜沉吟着说。“我今天和丽莎（小博尔孔斯基的妻子）谈谈。也许事情会成功的。我要在您府上开始学习老姑娘的行业。”

二

安娜·帕夫洛夫娜的客厅渐渐挤满了客人。前来赴会的都是彼得堡的达官要人，这些人虽然在年龄和性格上各自不同，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却是一样的；瓦西里的女儿——美丽的海伦来了，她是来接父亲一齐去赴领事馆的招待会的。她佩戴着花字奖章^①，穿着赴舞会的服装。年轻、有名、小巧玲珑的公爵夫人博尔孔斯卡娅，彼得堡最迷人的女人，也来了，她是去年冬天出嫁的，因为怀孕，已经不在盛大的交际场所露面，但小型的招待会还是参加的。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带来由他引见的莫特马尔；来赴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甫和其他许多人。

“您还没见过（或者：您还不认识）我的姑母吧？”安娜·帕夫洛夫娜对每一位来客说，然后郑重其事地领着客人去见一位头

^① 沙俄时期，俄国皇后颁发给毕业成绩优秀的中学女生花字奖章。

上扎着高高的花结、当客人快要到来时从另一个房间蹒跚地走出来的小老太太；安娜·帕夫洛夫娜一面介绍客人的姓名，一面把视线缓缓地从客人移向我的姑母，然后就走开了。

每个客人都向这位谁也不认识、谁也不感兴趣、谁也不需要姑母行礼问候一番。安娜·帕夫洛夫娜对他们的问候露出哀愁的、庄重的神情，默默地赞许。我的姑母对每位客人都说同样的话，谈到他们的健康，谈到自己的和太后的健康，“谢天谢地，太后今天好些了”。每位前来请安的人，为了顾全礼貌，都不露出匆忙的样子，但却怀着履行了沉重的义务之后的轻松之感离开老太婆，整个晚上再也不到她跟前去了。

年轻的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带着一个丝绒绣金的手提包，里面放着她的针线活儿。她那略带黑色绒毛的好看的上唇，翘得遮不住牙齿，正因为上唇微翘，显得更加可爱，有时上唇向前伸或者跟下唇抿起来，就越发可爱了。正像特别惹人喜爱的女人常有的那样，她那缺点——翘嘴唇和半张开的嘴——仿佛成为她的独特的美。不论谁看到这个精神饱满、活泼可爱、虽然怀孕然而轻松愉快的未来的母亲，都感到快乐。老年人和抑郁苦闷的年轻人，只要和她在一起待一会儿，谈几句话，就仿佛觉得他们也变得和她一样了。凡是和她说过话、看见她一说话就露出妩媚的微笑、看见她经常露出雪白闪亮的牙齿的人，就会觉得他那一天受到特别的宠幸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。

娇小的公爵夫人提着针线包，迈着细碎的快步，一摇一摆地绕过桌子，快活地整了整衣裳，就在银茶炊旁的沙发上坐下来，仿佛她不论做什么，对她自己和周围的人，都是一种娱乐。

“我把针线活儿带来了，”她一面打开手提包，一面对大家说。

“您瞧，安内特，别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，”她转身对女主人